

文

通

文通

丹徒馬建忠

論句讀卷之十

首卷界說有言曰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豆起詞者即所志之事物也語詞者事物之動靜也故欲知句豆之所以成當先知起詞語詞之爲何於是焉第二卷之論名字代字者所以知起詞之所從出也後四卷之論動字靜字者所以知語詞之所由生也七卷之論介字者爲夫起詞語詞之意或有不足也則知所以足之者也八卷之論連字者爲夫語詞與語詞之或相承轉也則知所以維繫之者也九卷之論助字者爲夫語詞辭氣之有疑有信也則知所以傳之者也猝

有所感則辭氣不及傳而發而爲聲者附以嘆字終焉字分九類凡所以爲起詞語詞者盡矣至進論夫起語兩詞之成爲句成爲豆者是則此卷之所由作也然此卷所論者有已散見於前者有未見者今則散見者總之未見者補之支分節解先綱後目綱以象之目以系之

象一

凡句豆各有起詞爲起詞者名代頓豆四者皆習見焉

句也豆也皆所以語或動或靜之情也所謂語詞也而動靜之情不能不有所從發其所從發者起詞也然則起詞者非他即所發動靜之情之事物也此起詞所以爲句豆所必需

也爲起詞者，名字與代字固已，而頓與豆之用如名字者，其爲起詞亦習見也。

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此節六句，皆有起詞，第四句之起詞代字也，第二句之起詞本名也，他句皆以公名爲起詞，隱公三年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共十句內，惟秋又取成周之禾一句起詞連上，他句皆有起詞，論語云：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節句與豆共計有十有子。曰：第一爲句，有子，其起詞也。其爲人也。第二爲豆，其代字起詞也。孝弟而好犯上者，第三爲豆者，代字起詞也。鮮矣。第四爲句，孝弟而好犯上者之豆，乃其起詞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第五爲豆者，代字其起詞也。未之有也。第六爲句，第五豆乃其止詞也。君子務本，第七爲句，君子起詞，本立而道生，第八爲雙扇之句，本與道其起詞也。孝弟也者，一頓，本句之起詞，其爲仁之本與，第八爲句，此節之爲起詞，有豆有頓，而句豆亦各有起詞，學者可玩索也。孟子云：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節句
豆有八，孔子懼一豆，孔子其起詞，作春秋二句，第一豆其起
詞也。春秋天子之事也，三句春秋起詞，是故孔子曰，四句孔
子起詞，知我者五豆，者代字，起詞也，其惟春秋乎，六句，第五
豆其起詞也，罪我者七豆，其惟春秋乎，八句，皆同上。又貨殖
列傳云，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門智，既饒爭時，三平句，起詞爲
無財少有既饒，三頓，平準書云，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
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三句，起詞，皆豆也。閔二年云，內寵並
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此節首三豆，其
起詞皆爲頓，末句則前三豆，乃其起詞也。襄公八年云，做邑

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教也。一句做邑之衆，一頓起詞也。夫婦男女，又一頓，與前頓同次。

系一議事論道之句，豆如對語然，起詞可省。

論語云：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四單句，皆無起詞，蓋泛論治國，起詞卽治國之人也。又賢賢易色章，皆無起詞，蓋論立身之道也。他如信近於義，章貧而無諂章，爲政以德章，又學而章，大抵論議句，豆皆泛指，故無起詞。此則華文所獨也。泰西古今方言，凡句豆未有無起詞者。

淮陰侯列傳云：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四句，弗取不行者誰，受咎受殃者又誰，皆未指明。蓋公論也。穀梁僖公傳二十二年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一平句，無起詞，論治兵也。僖公十五年云，古者大事必乘其產，乘者爲誰，不言可知。則陽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句中望之者誰，未明言也。所引皆同上。史籍凡議事論道，其句豆概無起詞也。又肱篋起句，卽云將爲肱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云云，送高閑上人序起云，苟可以寓其巧智云云，兩篇起句，卽無起詞，振起有勢。

論語云，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忠矣與仁矣乎，

皆對語答問之句。起詞在上，故本句可刪。又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亦對語答問也。又云：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云云。顏淵曰：願無伐善，云云。此亦問答之辭。隱公元年云：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一節，與而弗與者，公也。對語故不言。又公曰：無庸。將自及。答辭無起詞。隱公三年云：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一豆兩句，皆無起詞。公自言也。凡問答之句，起詞有無無定。一視辭意之所順而已。諍臣論云：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兩答皆無起詞。成公十六年云：聘而

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
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驚且塵上矣曰將塞
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
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八問八答皆無起
詞所指已明不言可知

系二命戒之句起詞可省

論語云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此禁止之辭與者何人
不明言其實猶對話者然襄公十四年云來姜戎氏十八年
又云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宣公十二年云進之衷
公二十三年云矢及君屋死之穀梁喜公五年云入自明山

木云，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以上所引，皆非戒
卽命之辭，而皆無起詞，如對話者然，又凡有所爲，條誠者亦
然，孟子云，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
賢育才，以彰有德云云，商君列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
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
者，倍其賦云云，兩引一盟一誡，諸句皆無起詞。

系三豆如先句，句之起詞，已蒙豆矣，則不復置。

孟子云，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寡人之於國也，一豆，冒
下句，寡人起詞，已蒙豆矣，下句盡心焉耳矣之起詞，可不重
提，論語云，吾少也賤，吾代字，旣爲少也，一豆之起詞，又爲賤

字一句之起詞而吾字已蒙乎豆則下句不復提矣襄公四年云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一豆一句周辛甲蒙豆而爲下句之起詞其二十一年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祁奚乃豆句之起詞陸賈列傳云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下抗衡爲敵國足下既爲兩豆之起詞又爲下句之起詞叔孫通列傳云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同上由是魏其列傳云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汲鄭列傳云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淨高祖紀云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淮陰侯列傳云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貲之功歸楚

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賈捐之傳云：今陛下不忍區區之
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
饉，保全元元也。李斯列傳云：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
周語云：昔者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
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應帝王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送殷員外
序云：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難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
三省，丁甯願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
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諸所引皆同前，爲豆

句之式之多變也。故繁引焉。使閱者有所玩索也。

系四句。豆起詞。既見於先。而文勢直貫。可不重見。

論語云。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後凡五句。皆以士爲起詞。而既見於首句。以其文勢直貫。至終。故士字不復再見矣。大學云。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共計豆四句。四皆以身爲起詞。而身只見於首句。後則不復見矣。又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云云。共計豆五句。五同上。皆以人字爲起詞也。荀子榮辱篇云。彼吳之而矜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

而取彼矣。共計豆三句四，除收句外，皆以彼代字爲起詞也。論語鄉黨一章，惟第一句記孔子，以下凡記孔子之行事，皆無起詞，而一言君子不以紺緌飾，一言子退朝而已，不特此也。又凡句豆起詞所指之字，無論其爲起詞爲止詞，旣已先見矣，則文勢直下，以後起詞皆可不提。僖公二十五年云：晉侯朝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共四句。晉侯朝王句，晉侯起詞，王止詞也。請隧之起詞，晉侯也。弗許之起詞，王也。與之之起詞，亦王也。以晉侯與王一爲起詞，一爲止詞，旣已先見矣，故以後諸句之起詞，皆未再見者。此也。莊公九年云：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又云：反，誅屨於徒。

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昭公二十八年云。退朝，待於庭，召之比置，饋入三歎，既食，使坐，哀公十六年云。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諸引皆短句，魚貫而下，而每句起詞不一，然既見於先，故不復置。天運云：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共計豆三句，五蓋引之舍之兩豆起詞，乃桔槔者，則俯則仰，兩句起詞，即桔槔也。人之所引，又一豆也。後兩句，則以彼字爲起詞矣。

系五無屬動字，本無起詞，有無兩字，間亦同焉。

此見第四卷，無屬動字與同動字下。

系六有不用起詞木字而以公共之名代之者如人以地名是也

此見第二卷名字篇矣而未詳也平準書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河南指大吏此以地代人也梅福傳云是以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庭以布衣代衣之者又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草茅以代居之者定公三年云聞諸道路信否道路以代之者陸賈列傳云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道路同上平準書云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天下代人貨殖列傳云海岱之間敏往而往朝焉海岱之間以代居其間者伯夷列傳云然至近世操行不軌

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近世界世皆代其人
諸引公共之名以爲代者皆起詞也然止詞轉詞亦可用也
此舉起詞以概耳

系七句豆內有同指一名以爲主次爲賓次或爲偏次者往往
冠其名於句豆之上一若起詞者然避重名也

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
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顓臾三字冒起一若起詞者然第
一豆猶云先王以顓臾爲東蒙主也是顓臾乃以字後之止
詞則爲賓次第二豆猶云且顓臾在邦域之中矣也則顓臾
在主次是社稷之臣也一句猶顓臾是社稷之臣也則顓臾

又在主次，今顯與冒之於先，故以後句豆內所當位之者，皆隱指焉。孟子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猶云：人告子路以有過，子路則喜也。今子路弁首，故於豆之賓次，則以之字代焉。下句主次則隱指焉。論語云：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猶云：邦有道甯武子則知也。孟子云：今夫辨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辨麥二字，若不弁首，則句豆內皆當補出，豈不重累生厭哉。論語云：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仁者居首，指之者，告字後之賓次也。從字前之主次也。逍遙遊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是鳥先隱，則字後主次指之。又云：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侵稽天而弗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之人也。先置以爲傷，字後之賓，次與弗溺不熱先之主，次也。游俠列傳云：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殺者乃爲誰之主，次也。東方朔傳云：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字乃輟其冬之主，次也。下倣此。趙充國傳云：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忌，臣字乃填溝壑之主，次而爲前三豆之偏次也。猶云：臣之位，臣之爵，臣之犬馬之齒也。食貨志云：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夫珠玉金銀，冒於句豆之上而

句豆賓次胥指焉。莊老列傳云：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三豆其字各指其前置之名。此獲麟解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三句之由來也。又平淮西碑表文序云：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諸句調亦胎於此。人間世云：夫榘黎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知其能苦其生者也。一頓冠首而爲剝辱與能苦諸豆之主次。論語云：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賦者，千乘之國之賦也。故千乘之國先置以爲止詞之偏次也。又云：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

也爲之宰者猶云爲其宰也又云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猶云三軍之帥也匹夫之志也文帝紀云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宣公二年云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猶云子爲之政我爲之政也循吏列傳云月治道去其泰甚者耳猶云凡治道惟求去治道之泰甚者也近五引皆先置一頓以爲下文偏次所指之地復上書云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如周公之心一頓有似空置并諸句一豆之首然實爲設辭諸豆之起詞也異於本例猶云按周公心內之意見其時誠

如是矣，則將云云也。又胙篚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夾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歷數諸氏先置與下文，毫不相涉。其實猶云昔當諸氏之時也。禮書云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補綴，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五非以人字弁之，先爲五豆起詞之偏次，猶云人之體，人之目，人之耳，人之口，人之情也。而後爲五句之起詞，猶云人爲之云云也。又馬蹏云，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

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馬字冠首，而後猶云馬之驥馬之毛也。駝草句，馬爲主，次故與所引禮書同例。驛言云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文家謂此句以而愈一轉，先提愈字醒目，實則與鳥吾知其能飛句同法。此例爲華文所獨，故不憚繁引如是。

象二

凡句豆必有語詞，語詞後而起詞先者，常也。言語詞則內動外動，受動與凡爲表詞者，皆眩焉。

語詞之說，已見象一下之解矣。引句亦同。論語云，哀公問社

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
戰栗六句之起語兩詞皆備惟戰栗兩字內動字而爲語詞
者也餘皆外動字楊雄傳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
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之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
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句豆有十終句無
起詞餘則兩詞皆備其語詞則有內動有外動有表詞也論
語云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共四句小哉儉乎
兩表詞而爲句之語詞也兩引諸句皆起詞先乎語詞隱公
三年云衛國褊小老夫耄矣桓公十三年云舉趾高心不固
矣其六年云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

利也。所引彌小孝矣。趾高固矣。爲大與楚之利也。皆表詞而爲句之語詞。此公例也。諸引句皆可證焉。

系一、咏嘆語詞。率先起詞。

論語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大哉語詞。堯之爲君也。起詞。而反後焉。此已散見於助字篇矣。襄公二年云。免寡人唯一二子。成公二年云。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論語云。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徐無鬼云。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督欬吾君之側乎。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云。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卑。輪痛哉。夫君所引。皆咏嘆之句。其語詞。率助助字。而先乎起詞。經生家以鮮矣仁三字爲句。

法之奇，然鮮有助字，與前引同。惟宣公二年云：睥其目，歸其腹，棄甲而復，睥與歸，皆隻字爲表詞，而先乎起詞者，是爲奇耳。經籍中未之重見。周語因之云：民所曹好，鮮其不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猶云：民所同好，其不濟者鮮矣。下句倣此。

系二、何字詢問有先起詞者，惟爲表詞則然。

孟子云：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公羊隱公元年云：元者何？君之始年也。二引何字，皆爲表詞，後置常也。論語云：何哉？爾所謂達者？孟子云：何哉？君所謂踰者？所引何字，皆表詞，先置已見代字篇矣。

系三、排行句，豆坐動同者，一見而已，下句可省。

凡內外動字以言起詞之情者曰坐動。僖公十五年云晉侯
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
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侯許二字。晉侯起詞也。
許坐動也。所許者賂中大夫與賂秦伯也。而賂秦伯之坐動
字爲許字同乎首句。故刪之。孟子云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
湯。未聞以割烹也。吾聞後兩排豆坐動字卽要湯也。故第二
豆內刪去。隱公元年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是猶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都不過五國
之一。小都不過九國之一也。今以三句同式。故後二句凡與
首句同者盡刪矣。襄公二十一年云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

姊與琪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三豆坐動，皆禮焉。外勅字，故只一見。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不日年二十者，年字已先見也。高帝紀云：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追問，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猶云皆以君貴也。不言貴者，已見於前也。吳王濞列傳云：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首句能斬捕三字，豆之坐動也。賜金首句之坐動也，皆一見耳。後從刪，屈原列傳云：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省一約字。庚桑楚云：蹶市人之足。

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媼，大親則已矣。第一豆與第一句皆全，以後兩豆兩句凡同者皆刪矣。不刪則云：踈兄之足，則辭以媼，踈大親之足，則不辭矣。如此句法，原不概見，茲舉數則以示隅耳。又所詣坐動者，卽句豆之語詞也。

系四，比擬句豆，凡所與比者，其語詞可省。

此節已散見於前，今特爲發明語詞之可省耳。貨殖列傳云：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其與王侯君比者，匹夫編戶之民也，其語詞省而不書，是猶云：而況匹夫編戶之民，能不患貧乎？李廣傳云：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猶云：況於

將軍還天子又當何如乎陳湯傳云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
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猶云况國之功臣其應得之報
當何若哉燕策云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人間世云鬼神
尙來舍而况人乎同上刺客列傳云誠得却秦王使悉反諸
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猶云若曹沫之與齊
桓公使反魯地也今省使反魯地四字如此句法已見於六
卷狀字九卷助字矣故不繁引

又凡差比平比其所爲比之字寓於其中概不言也所爲比
者卽語詞也故比擬之句語詞可刪者此也孟子云以齊王
由反手也猶云以齊王之易猶反手之易也易靜字而爲表

詞卽兩比句之語詞也。此平比也。孟子云季氏富於周公，猶云季氏之富更富於周公之富也。兩人之富卽所以比也，皆省而不書，此差比也。亦已詳於三卷論比章矣。

系五句豆表詞，往往以名代頓豆爲之者，而起表兩詞之間，無斷辭爲間者，常也。

此亦散見於前卷矣，而特詳於三卷之表詞篇。隱公元年云：公曰：制巖邑也。巖邑本名，而爲表詞也。制其起詞也。中無斷辭，如爲是卽之類，惟非字不省。又云：今京不度，非制也。制公名，而爲表詞，加非字以決其不然。孟子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何詢間代字，而爲表詞，起詞一豆，無斷辭間焉。

隱公十一年云我周之卜正也我起詞周之卜正偏次之頓
表詞也中無斷詞參焉宣公十二年云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一字起詞下七動字與其止詞
各爲一頓同爲表詞也閔公二年云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此句起詞三頓表詞一
豆中無斷詞爲問末句太子之事一頓表詞間以非字決其
不然是則名代頓豆之可爲表詞而無斷辭加焉者觀所引
而已明前卷類此者多矣可檢閱焉惟所引類皆有助字者
今姑引表詞之無助字無斷辭者以爲則論語云德行顏淵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又云其爭也君子孟子云知其罪者惟孔距心襄公
二年云免寡人唯二三子管子樞言篇第十二云日益之而
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諸引表詞無助無斷加
惟字者專辭也

象三

凡爲外動止詞者位其後

外動字或爲語詞或爲散動其止詞必位其後而爲止詞者
不外名代頓豆四者而已桓公二年云故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
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計九句其坐動皆

外動字而止詞則皆名字各附於其後者趙策云彼秦棄禮
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棄禮義上首功六字
內棄上兩外動字而止詞名字名位其後以爲國字之偏次
又兩使字皆外動字止詞後焉隱公十一年云山有木工則
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度擇兩外動字其後止詞皆代字也
伯夷列傳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評矣序列兩字外動字也古之仁聖賢人一頓止詞也曹相
國世家云參見人之有過專掩匿覆蓋之見外動字其後止
詞一豆又之乃代字止詞位諸外動字後統觀諸引外動字
之止詞常位於後而名代頓豆皆可爲其止詞頓豆不一其

式未能枚舉故各引一則舉隅云爾

系一外動字之止詞而爲意之所重者率先并諸句首其外動字無弗辭者則其後加代字以重指焉有弗辭者則不重於外動字後而有重於其先者焉

論語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此一節恥外動字其止詞一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此一節恥外動字其止詞一爲巧言令色足恭一爲匿怨而友其人以其爲意之所重并諸句首恥上既無弗辭故其後各加代字爲止詞以重指焉又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見字後加之字以指句首之聖人不得兩字雖有弗辭而聖人非其止詞也論語云子曰禘

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不字狀欲字，而不狀觀字，諦爲觀之止詞，先置復加之字，以重指自既灌而往者一豆，用如狀字，以言時也。又云：夏禮，吾能言之，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孟子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學則三代共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閔公二年云：是服也。狂夫阻之。僖公四年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昭公四年云：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成公二年云：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哀公十三年云：佩玉薺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周語云：亦惟是死生之服物。

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秦策云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齊物論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李斯列傳云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詰之不肯者利劍刺之趙世家云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兩粵傳云服嶺以南王自治之趙廣漢傳云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所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趙策云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廡之祭十二郎文云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與李拾遺書云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

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孔公墓誌銘云：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許國公神道碑云：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月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歐陽生長辭云：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諸引皆同式，有以此字踞首而後以之字重指者。穀梁僖公二年云：此中知以下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更有以此字代之字以爲重指者。趙策云：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此指前頓，然不若焉代之字之爲習見也。僖公二十三年云：晉鄭

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焉指子弟又云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焉指上四字與之字互文所以殿句也淮陰侯列傳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趙世家云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釋言云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諧太平之治諸此引皆以焉代之也論語云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所不從者弑父與君也不字狀焉故不重指又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豈敢兩字反說之辭也孟子云夫聖孔子不居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皆前志也又孟子云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句與聖人吾不得而見

之矣。同式而之字，則一無一有者，語氣使然。隱公十一年云：凡爾器用財賄，無實于許。僖公九年云：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宣公十五年云：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楚語云：若夫譁譁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自序云：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陳湯傳云：大夏之西，以爲強漢不能臣也。高祖紀云：年老癯病，勿遣。師說云：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答侯繼書云：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諸引動字，有弗辭爲狀，或句字已偶，則不復加代字以重指矣。其加者，則以代字先乎動字，與下例同。所異者，下例

無首踞之語耳。論語云：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二句，未之學也，之乃學字止詞，重指前頓。今以先乎學字者，則未字之故也。孟子云：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僖公二十八年云：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諸引皆有未字爲狀，故以重指代字，先乎其外動字也。

以上諸引，其踞首者，名代頓三者而已。而先之以豆，又以止詞重指者，亦此例也。中庸云：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者傾者突起，有似一豆之字，指之論語云：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孟子云：五十而慕者，子於

大舜見之矣。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喪公二十六年云：大夫逆於莒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叔孫通列傳云：諸言盜者，皆罷之；汲鄭列傳云：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路溫舒傳云：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許國公神道碑云：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燁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與衛中行書云：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與。崔羣書云：其所不能，不强使爲。諸所引皆以豆先起詞，而下文止詞可指焉。其不指者，有不辭也。孟子惟上爲能一句。

不重指者，能字之先，已有爲字，故中庸云：唯聖者能之。與此同而異者，非與。至兩粵傳云：親兄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此無弗辭而不重指者，以存問二字已偶矣。加之字以參之，則不便誦矣。所謂聲調者此也。

問有以轉詞先置者，莊公九年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第一句常例也。第二句甘心焉者，猶云甘心於管召也。是管召爲轉詞，今先置，而以焉字重指之。昭公十三年云：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猶云不可不示威於諸侯也。諸侯先置，後無重者，不辭狀也。燕策云：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於此者，轉詞也。重指

前頓論語云曾子曰以能閒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於斯者轉詞也指前五頓此例見於同次而未詳以其爲作家所重故博引以盡其變

系二凡外動字狀以弗辭或起詞爲莫無等字其止詞如爲代字者概位乎外動之先非代字而先焉者蓋寡

外動字有弗辭或起詞爲無莫等字其止詞若爲代字位在
外動字之先此例已詳於卷之四外動字篇矣茲姑再引數
則以明之襄公十年云余恐亂命以不女違違字外動其止
詞女代字故先焉昭公十二年云今鄭人貧賴其田而不我

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哀公六年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襄公四年云：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知北遊云：吾問狂屈，狂屈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齊物論云：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至樂云：吾觀世俗之樂，舉羣趣者，諍諍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諸引止詞代字，先乎其動字者，以動字爲弗辭所狀也。

齊語云：故天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莫之敢背者，莫敢背之也。莫爲起詞，之乃先焉。定公四年云：會同難，曠有煩言。

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襄公二十六年云：夫以信召人，而以
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其二十四年云：夫子懷莫之止，必不出。
三引皆以莫字爲起詞。止詞所以先也。檢關卷四外動字則
加詳焉。

止詞非代字，而有先焉者。昭公二十四年云：老夫其國家不
能恤，敢及王室。猶云：老夫不能恤其國家也。國家名字，而亦
先焉矣。隱公十一年云：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
以許自爲功乎。猶云：寡人唯不能共億，是一二父兄也。項羽
本紀云：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猶云：臣死且不避死，安辭卮
酒也。賈子淮南篇云：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

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也，咫字釋詞解如則字天子之法，皇帝之令，兩止詞先置，不特此也。蔡仲之命云，詳如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汝嘉者，嘉汝也，汝雖代字，而嘉無弗詞，亦先焉矣。君牙云，今命爾子翊，作股肱心膂，予翊者，翊予也，同上。荀子勸學篇云，是無它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虛從元刻，於不爲下增之字，羣書治要無之字，雜志謂之字蒙上而省也，是也，否則應云，或不之爲爾也。

系三詢問代字爲止詞，則先其動字，爲司詞，則先其介字。

此例詳二卷詢問代字節，論語云，子將奚先，奚止詞，今先先

字，詢問代字也。公羊宣公六年云：夫春曷爲出乎閭，曷爲者爲何也，曷先介字，亦詢問代字也。

系四止詞先乎動字者，倒文也。動字如有弗辭，或有疑辭者，率參之字，辭氣確切者，或參是字。

此例詳七卷之字節。僖公十五年云：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猶云：君不惜其亡，而惟憂羣臣也，皆倒文也。一有弗辭，則參之字，一有專辭，則參是字。

象四

凡轉詞繫於動字者，其先後之位，與所用介字，一以所繫動字之類爲別。

曰動字則內外動字與受動皆舉焉。外動內動與受動之轉詞其位之先後與所用介字已詳四卷。孟子云王如施仁政於民，施外動字於民兩字後之者其轉詞也。又云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易外動字也。以三公三字先之者其轉詞也。又云聖人與我同類者與我兩字先乎同字，秦策云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爲臣兩字先乎投字。又隱公元年云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語告兩動字後所有故悔兩字皆轉詞，並無介字爲介。以上所引外動字之轉詞也。荀子榮辱篇云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制動字於人者受動之轉詞也。此受動諸式之一。商君列傳云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安溺

二字內動也。其轉詞介於字而後焉。孟子云夫仁政必自經
界始。始內動字。其轉詞介自字而先焉。僖公二十八年云晉
侯夢與楚子搏。搏內動字。其轉詞介與字而亦先焉。以上所
引內動字之轉詞也。至諸轉詞所處先後之位。其常其變皆
詳四卷。

系一記處轉詞有有介無介之別。

前卷論記處不一。其處附於內動字者則詳於四卷內動字
節。記以狀字者則詳於七卷狀字。記以名字者則詳於三卷
之賓次節。此系所論無介字者。同賓次節。餘同內動字節。莊
公二十八年云楚令尹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自伐鄭者。

言從來之處也。僖公二十七年云：出于五鹿，乞食於野人，兩于字亦言所自也。然凡言從來之處，概以自字爲介而置先於其動字。五帝贊云：吾嘗西至崆峒，北過大陸，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過大陸，浮江淮，記所經之處也。無介字。刺客列傳云：兄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於宮者，言太子所在之處也。過太子者，所經見之人也。則無介字。隱公元年云：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共者，奔至之處也。無介字。僖公四年云：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四至于，言所至之處也。則有介字矣。魏其列傳云：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藍田南山下，記所在之處。

也而無介字者。史漢言所在之地，介字概從刪也。莊公二十八年云：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於其宮側者，記所在之處，而介以於字也。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隱公元年云：大隧之中，其樂也。融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宣公十二年云：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秋水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達生云：人之所畏，枕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孟子云：臣聞郊闕之內，有圍方四十里。隱公十一年云：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所引內有以居中外役間上內偏等字，以記處者，要亦詳於

三卷之賓次節可檢閱也。

系二記時轉詞概無介字爲介。

僖公二十四年云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四年云姬
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襄公十年云帶其斷以徇於軍
三日一宿六日三日皆記幾時之間也僖公二十二年云我
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孟子云由孔子而來至
於今百有餘歲。兩引皆記既往至今之時也。成公十八年云
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論語云吉日必朝服而朝。兩引
記事成之時也。哀公元年云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周勃傳云君後八歲而侯侯八歲爲將。

相此記未來之時也。凡記此四時類無介字爲介，然終不失有介字之義，故以列於轉詞。其詳則見諸三卷之賓次節。至記時而觀以中間等字者，亦詳是節。

系三。凡記價值度量里數距度之文，皆無介字爲介，而記事之所以所爲者，則介介字。

滑稽列傳云：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逍遙遊云：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千金百金，記價也。昭公二十六年云：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轉匕入者三寸。論語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三寸一身有半，記度量也。李將軍列傳云：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定公十四年云：閼廕傷將指，還卒於脛，去攜李七。

里烏氏廟碑云尚書領所部兵米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
深高皆三丈三引皆記里數也哀公元年云楚子圍蔡報枹
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里而栽者言距蔡城一里而版築也
廣丈高倍言度也賈山傳云道廣三十步三丈而樹三丈而
樹者言樹樹各距三丈也此記距度也此以上皆無介者並
見三卷賓次節

孟子云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昭公四年
云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一引所以濟者一引所以貸與
收者皆記所以也李將軍傳云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
故得脫游俠列傳云解布衣爲人行權以睚眦殺人莊公十

二年云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襄公十九年云樂
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四引皆言故而以以爲兩
介字介焉，凡有介字與司詞皆可統名之曰轉詞，轉詞之用
之正變皆詳於八卷介字。

彖五

凡句豆中字面少長而辭氣應少住者曰頓，頓者所以便誦讀，
於句豆之義無涉也，然起詞止詞轉詞與凡一切加詞其長短
之變微頓將安歸焉，故立彖五論頓，頓之爲式不一，
一起詞有爲頓者。

秦策云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

皆欲決於蘇秦之策。起詞排頓四，每頓皆以名爲偏次焉。昭公三十一年云：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攻難之士者，起詞也。一頓攻難者，外動，皆止詞，而爲偏次也。貪冒之民者，起詞也。一頓則以靜字附之。若偏次焉也。齊物論云：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首句記處，一頓也。第二句起詞，亦偏次之頓也。以後排頓皆爲表詞，以表竅穴之形也。此以上起詞皆以偏次之頓爲之者。隱公四年云：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第

二句起詞，四本名，皆各爲頓。凡排行必頓。齊物論云：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起詞三物名，亦各爲頓。排行故也。又云：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媿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相代之起詞，卽前喜怒等十二字，每頓二字，共六排。以上起詞皆以排頓爲之者。隱公四年云：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此二人者，一頓，名字前加指示代字，而殿以者字，以爲起詞也。田子方云：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吳語云：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御。宣十二年云：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所云若夫人者，一介嫡女，一介嫡

男其佐先穀其三帥者五頓皆起詞也是皆以代字靜字附於名字而成者也。

宣公十二年云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伐叛柔服兩頓各爲起詞每頓皆以外動借其止詞爲之公羊桓公十一年云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起詞兩頓隱公五年云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各句起詞皆爲一頓以上所引起詞之頓皆以散動與其止轉之詞爲之者其詳見五卷散動節。

繫辭云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此節首是故夫象一頓，有若起詞，然以爲下文所指也。象一之七系，卽此志也。此故不贅，又起詞，往往爲意之所重，提置於先。讀時應略頓者，蘭相如列傳云：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矣。臣頭一頓，擲地有聲，如云：今臣頭與壁俱碎矣，則弱矣。淮陰侯列傳云：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今臣一頓，有力，敗亡之虜同次，又一頓也。荀子議兵篇云：身苟非狂惑，雖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身一頓。哀公十一年云：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且子季孫一頓，送鄭尙書序云：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公

卿大夫士一頓非起詞乃偏次也蓋偏次而爲頓者猶云公卿大夫士之中苟有能爲詩者也此見二卷約指代字孟子云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廛無夫里之布市關廛皆作一頓讀隱公十一年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隻字一頓叔孫通列傳云儀先平明詔者治禮云云儀總冒一頓所引各頓并諸句首若起詞然故附識焉

二語詞有爲頓者

凡曰語詞則動字與其所繫者皆舉焉然既曰語詞即句豆矣何以頓爲蓋單行語詞之爲句豆也固矣有時語詞短而多至三四排者誦時必少住焉此其所以爲頓也儒林傳云

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陛下後三字者、四四字者、二要皆爲語詞、謂之爲頓也。可謂之爲句也。亦可。匡衡傳云、宜遂滅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節、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排行語詞、共計十八頓、同上。昭公三十二年云、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文、數、揣、高、卑、度、厚、薄、似、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計、十、一、頓、桓

公六年云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此五頓皆語詞分解名有五也又云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此五頓續解繼云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共計前六頓後五頓末又三頓皆有外動止詞等字是頓分三排每排即可視作一句而每頓謂之爲句亦可又齊物論於形大木斲穴之後而記其聲則云激者謫者叱者吸者

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共八頓皆內動字。儼以音字以爲表詞也。蓋廢穴非有激諱等聲也。惟其聲之似耳。此者字之用。隱公十一年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三頓皆散動字爲表詞也。統觀上引凡語詞排行字少。誦時不能不爲之少住。故謂之頓耳。

三止詞轉詞有爲頓者

昭公十二年云。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蕭尹午帥師圍徐。以懼吳。使後止。詞四本名。排作四頓。又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與介字。後四本名四頓。此轉詞之頓也。定公四年云。分魯公以大

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鬲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魯公以後皆可爲轉詞之頓趙策云
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
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無功之尊無勞之奉兩止詞兩
頓潮州刺史謝表云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
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鑲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
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
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敢多讓至於後諸排皆
頓也凡介字後司詞長者皆可謂頓可參閱七卷介字篇總
之止詞轉詞之可謂頓者其式不及備載而尤習見者則凡

止詞爲意之所重者，先置句首耳。桓公二年云：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夫德兩字置句首，一頓下文之字指焉。昭公二十年云：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計四句，每句止詞先置爲頓，此卽象二系一之例。試檢閱之，刺客列傳云：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政身乃以之，司詞先置一頓，此式可參觀卷七介字篇。至記價值度量里數距限等語，概爲賓次，有可爲頓者，則見於象四之系

三矣。

四狀語有爲頓者。

凡狀字或名字集至兩字或三四字以記時記處者往往自成一頓無所名也名之狀語此與彖四之系一系二相類可參觀也其已成狀字者曹相國世家云乃者我使護君也乃者狀字記時之頓見卷六狀字篇於是問者頃者今者始者近者不者又不然非然雖然與如是若是夫如是之屬皆可置諸句首以爲頓也而久之頃之與夫今也始也且也之屬亦此志也不甯唯是成公十六年云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泌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韓之戰三字一頓記其事也餘同匈奴列傳云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自是之後一頓記時凡以後先中外間側

等字記時與處者皆類此已見於卷三賓次節食貨志云先
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先是十餘歲記時一頓
又凡經傳如元年春王正月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初鄭武
公娶於申曰武姜所記年月時日皆各爲一頓昭公二十五
年云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昭公二十年云聊攝
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地名後介以東西方向諸字
自成一頓所以記處也應科目時與人書云天池之浮大江
之濱曰有怪物焉潮州謝上表云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
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計四字者六各襯偏次自爲
一頓亦所以記處也而類此者往往而是此所謂狀語之爲

頓也

五同次有爲頓者

同次者同乎前次也。卽所指者與前次所指者一也。見三卷同次節。達生云。臣工人何術之有。臣者。斲輪自稱一頓。工人自稱所執之事。與臣同。指斲輪一人。故爲同次一頓。此同次之爲頓也。隱公十一年云。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百里一頓。與許大夫同爲賓次。僖公四年云。公殺其傅杜原款。杜原款本名一頓。與其傅同次。其二十二年云。狄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叔隗。季隗。本名一頓。與二女同次。其二十四年云。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實

紀綱之僕一頓與三千人同次襄公八年云敝邑之衆夫婦
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夫婦男女一頓昭公七年云匹夫
匹婦疆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
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良霄後四頓皆
與同次昭公二十年云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
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
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原性云其所以爲性者五
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又云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
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送郎尙書序云其海外雜國若航
浮羅流求毛人夷甕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

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入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凡所引平列諸名皆同次。而可頓者也。莊公二十八年云。晉人謂之二五耦。僖公七年云。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孟子云。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曰二五耦。曰三族。曰陳相。曰辛。雖皆同次。而可不謂之頓也。其餘同次之可爲頓者。可檢閱同次節諸引。而別之。

六言容諸語有爲頓者

句豆中。往往有連兩字三字。或四字五字。以肖面貌體態服製情性材質等事。類若狀語。而誦時應少住者。故謂之言容之頓。孟子云。孔子曰。君薨。聽於家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

歠粥兩字面深墨二字間於句中非起詞非語詞惟言諒陰之容又歠粥者外動與止詞也而面深墨者則名字與其表詞也似豆非豆與上下文無涉也無可強名故謂之頓視同狀辭耳文公元年云且是人也繕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繕目而豺聲一頓言其目如繕而聲如豺也宣公四年云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兩頓同上其十二年云訓之以若敖蚡目籟路藍縷以啓山林昭公十二年云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其元年云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秦策云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

秦而歸羸滕履躡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日黧黑面有愧色
陸賈列傳云尉佗黠結箕倨見陸生又云陸生常安車駟馬
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高帝紀云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
人意豁如也又云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
符節降枳道旁翟光傳云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
白皙疏眉目美須髯管晏列傳云其夫爲相擁大蓋策駟
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廉頗列傳云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
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食貨志云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
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楊

惲傳云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刺客列傳云
樊於期偏袒揜腕而進又云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
送之留侯世家云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髮眉皓白衣
冠甚偉上怪之送殷員外序云朱衣象笏承命以行送石處
士序云先生居嵩邱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
盂蔬一盤又云坐一室左圖右史又云冠帶出見客新修滕
王閣記云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
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石鼎聯詩序云夜與劉說詩彌明在
其側貌極醜黑髮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
若無人盤谷序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

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蕙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隣，少監馬君墓誌云：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諸引內所有自二字，以至五字之頓，凡以肖面貌體態服製情性材質等者，皆狀語也。其爲頓也，旣與句豆之起詞語詞無涉，而自集之字類，又無定嵌諸句豆文勢頓宕前卷未之一言，故博引諸式以爲則。

至如平比之句亦以肖容也有以二三字綴諸句尾宛若一頓然似此之句率連上文不可謂之頓也且比句必有所隱之語謂爲豆者近是昭公十二年云今與王言如響如響者如響之應也又連上一氣讀是豆也非頓也定公九年云吾從子如駟之新論語云回也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昭公二十年云事建如事余又云自以爲猶宋鄭也又云歸從政如他日應帝王云至人之用心若鏡孔君墓誌銘云君於爲義若嗜慾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凡引內所言如若猶以爲比者皆有隱語實豆也不得視猶頓也而所以引之者蓋無於歸故附此使式焉爾

象六

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氣未全者曰豆。豆有豆之式。有豆之用。豆之式有二。曰記。曰位。記有三。

一接豆代字也。

公羊莊公十二年云。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宜爲君者。一豆而爲起詞也。者字接豆代字也。凡有接豆代字者。斯爲豆。成公二年云。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客之所爲者。止詞也。一豆所字接豆代字也。秋水云。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兩句句集兩豆。起詞之豆有者字。表詞之豆有所字。人間世云。存於已者未定。何暇暴人之所。

行兩句第一句起詞者字爲豆第二句止詞所字爲豆大間
世云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其年
壯其行獨兩其字指衛君而居偏次所以傾豆也老莊列傳
云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其人與骨同
上秋水云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其接此
字豆之起詞以上所引皆已詳卷二接豆代字矣故接豆代
字者乃所以爲豆之記也又其字指名用於主次或單用或
與連字並用所附者惟豆而已亦見卷二指名代字齊物論
云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
也兩用其字指名代字皆爲豆之起詞昭公二十年云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雖其二字雖連字其起詞故凡豆之起詞有用代字爲指者概爲其字是則同一其字或接豆或指名其爲用則一其位則緊接所指而嵌於句中者接豆代字也。遙應所指者指名代字也。詳觀卷二代字之有涉乎其字者知所區別矣。者字之所以爲接豆代字者以其爲豆之起詞而有所指也。不則者字惟爲煞豆之用。蕭相國世家云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項羽本紀云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兩引者字而兩豆之起詞皆已備在。則者字之無所指也明矣。此已見諸卷二接豆代字矣。又見諸卷九傳信助字矣。夫如是蕭相國世家云上暴

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矣。留侯世家云：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儒林傳云：陳涉起匹夫，馭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齊策云：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三國志諸葛亮傳云：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又云：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歷引諸者字，既非起詞，又無所指，蓋惟用以熬豆以明辭氣之未完而已。

一起語兩詞之間參以之字也。

此例詳諸七卷之字節。孟子云：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民之從之也輕。吾之不過魯侯天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張中丞傳後叙云：愛露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淮陰侯列傳云：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又云：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自序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襄公二十九年云：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坊者傳云：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

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蓋亦遠矣、歷引諸豆、或爲起詞、止詞、或爲司詞、其起詞坐動之間、皆有之字、參焉、故參以之字者、乃所以爲豆之記也、

三、弁豆之連字也、

凡連字之必弁乎豆者、惟推宕者爲然、以爲兩連字先乎句、則所弁者豆、後則爲句、凡此皆詳於卷八連字矣、隱公十一年云、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魏其列傳云、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公羊宣公十二年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梅福傳云、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

有不順莫敢觸其鋒。答孟尚書書云：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又云：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汲鄭列傳云：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東方朔傳云：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諸引內有若卽如使，雖縱曾諸連字，皆所以爲豆之記。故所弁者，皆豆也。吳語云：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於藩籬之外。平準書云：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汲鄭列傳云：夫以大將軍有揖容，反不重邪。兩粵傳云：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兩引爲字，兩引以字，以其先乎句也。辭氣未完，故所弁者爲豆。食

貨志云、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濟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所引分兩段、每段皆有結束之句、第一結束爲字領之、第二結束以字領之、則爲以兩連字所弁者、又爲句矣、此以爲兩連字之所弁者爲豆、爲句一視其位之謂也、

位亦有三一豆先乎句、而有助字爲殿者、

豆之殿以也字者、最所習見、而矣耳、焉諸傳信助字、與乎哉、耶諸傳疑助字、皆可假以煞豆者、已散見於九卷助字矣、茲爲各舉一二以示隅、文公三年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

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
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九也。字。熬豆者五。皆
先乎句。熬句者四。皆後乎豆。齊策云。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
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穀梁桓
公十四年云。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
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扁鵲列傳云。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引內也。字所熬者之豆。其位皆
先乎句也。昭公三年云。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楚策云。今妾
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楊惲傳云。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賈誼傳云。逐利不耳。慮非願行也。昭公三十二年云。民之服

焉不亦宜乎其十二年云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賈誼傳云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具也駢拇云駢
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生燕策云寡人雖不肖乎未如股
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荀子榮辱
篇云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以
上所引矣焉耳與乎哉邪諸助字所煞之豆皆位先乎句是
非諸助字所殿者之必爲豆也乃其所位者之先乎句而辭
氣又惟豆之是稱也此不可不辨也

二豆先乎句而有起詞爲聯者

夫句者乃以達所說之正義也欲明正義應將前後左右之

情境先述焉。而正義乃明。故凡豆之先乎句者。皆所以述正義之情境也。豆之先乎句而有助字爲煞者。前節已言之矣。其無助字爲煞者。有有起詞。無起詞爲聯之別。無起詞爲聯者。下節言之。有起詞爲聯者。如隱公三年云。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傳之正義。記穆公之召耳。故爲句。曰疾者。言召之故也。故爲豆。有其故而後有其事故。先豆於句。疾也。召也。皆宋穆公也。故曰宋穆公爲起詞。所以聯句豆也。莊公二十八年云。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欲壘文夫人者。言故之豆。先乎句。聯乎句。豆者。則皆以令尹子元爲起詞也。是年又云。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論語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呂后紀云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逍遙遊云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賈捐之傳云今陛下不忍區區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宣公二年云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其十二年云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楊燕奇碑文序云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太原郡公神道碑文云公

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起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儉，持以禮法，不挾不矜。樂毅列傳云：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成齊，扶風郡夫人墓誌銘云：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王君墓誌銘云：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諸引皆豆先乎句，而豆句皆同一起詞，以爲聯也，其實此例與象一之三系同義，總之華文動字無變，故惟以動字之位之先後，以爲豆句之別，若泰西古今文字，其動字有變，故遇此種句法率以動

字之變同乎靜字者爲豆，而句豆判然矣。

三豆先乎句，而無起詞爲聯者。

此節之異於前節者，在無起詞以聯句豆耳。卽有焉而亦不相共，夫豆之先既無起詞，則或挺接前文，或疊用前語爲接者，皆此例矣。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立在之前，皆無起詞，而立在二字先乎句而各自爲豆。此卽無起詞先乎句豆爲聯之式也。夫如是君子之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九句各有豆以先焉。猶云：方其視也，明思所以能明也。他句同此。僖公十五年云：出因其資，入用其

龍飢食其粟三句同上哀公十一年云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混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共三句第一句無所用之先之者豆也亦無起詞西域傳贊云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盜賊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自民力屈挺起至道路不通皆以記直指未出之情斯謂之豆又衣繡挺接至郡國言能勝之由亦豆也句豆皆有起詞而又各不相共匡衡傳云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同上又秦策云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與僖公三十年云秦晉圍鄭鄭既

知亡矣。襄公三年云：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又云：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僖公十年云：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桓公八年云：不當王，非敵也。莊公八年云：曰：捷，吾以女爲夫人。陳湯傳云：報十年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權公墓碑云：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諸此所引，其句或散或整，或長或短，莫不挺接上文，而句豆之。

起詞有皆無者有皆有而不同者所以極用句豆之變庶聞者有所心得而徵之於書不至隔閡焉斯可矣大學云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疊接宜兄宜弟者卽有若是之解故疊接者自成爲豆矣中庸云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一節疊用前文一字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疊一句論語名不正一節亦疊一句孟子云以力假仁者霸必有德仁者王王不待大又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又云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

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隱公四年云。夫寵而不驕。驕而能憾。憾而能眈者。鮮矣。又云。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畔親離。難以濟矣。僖公三十二年云。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昭公二十五年云。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者。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穀梁僖公二年云。且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其十年云。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楚策云。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

之子爲王也。燕策云：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叔孫通傳云：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匈奴列傳云：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衛將軍列傳云：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大宛列傳云：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牧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藺相如列傳云：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李斯列傳云：今一使者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而後死，未暮也。師說云：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無惑感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送王秀才序云。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諸此引皆疊用前文或字或句而自成爲豆者以其無起詞之先故列於此。斯式之豆前卷未之一言故纒引若是。凡疊用前文以之成豆者居多。而以成句者亦有焉。如僖公十年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三疊前字皆爲句之起詞。史記以疊字爲接者最習見有不泥於成豆成句者矣。張陳列傳云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

朱輪華轂馳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四疊前文之字。惟用以承接耳。而非以成句。豆也。夫疊用前文者。卽重言前文若是也。惟然而惟然。如是若是。夫如是等語之先乎句者。皆如重申前文。而自成爲豆矣。論語云。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成公八年云。惟然。故多大國矣。大宗師云。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又云。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趙充國傳云。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梅福傳云。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上崔虞部書云。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諸引皆以如是等語重申前文者也。

至此而豆之請式全矣。進論其用。

豆之用有三焉。其一用如名字者。

凡豆之用皆已散見於前。此第類焉耳。故不詳。名字之用於句豆也。或爲起詞。或爲止詞。或爲轉詞而已。是則豆之用如名字者。亦有三焉。一用爲起詞者。論語云。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兩豆之煞以也。字者。各爲句之起詞。又云。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四起詞之豆。同上。孟子云。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又云。烏獸之害人者。消穀梁莊公二十八年云。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權公墓碑文云。其所設張舉。

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秋水云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土之所勞盡此矣桓公六年云所謂馨香無
譏慝也莊公六年云亡鄧國者必此人也德充符云徙之遊
者與夫子中分魯八引起詞之豆皆以接豆代字爲之者隱
公元年云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宣公十五年
云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襄公
二十八年云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
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宣公十二年云今我使二國暴
骨暴矣代齋郎議云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
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以使命於上者也對

禹問云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又六引諸起詞皆豆也而豆不一式以見凡豆之皆可爲起詞也

二用爲止詞者論語云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宣公十二年云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公羊隱公元年云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宣公三年云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公羊隱公七年云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成公二年云不可則聽客

之所爲，平準書云：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秋水云。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殺采莊公元年云：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房君墓誌銘云：今壓於上命，不得見吾兄之入此土也。豈非天邪？盧君墓誌銘云：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諸引止詞，皆有豆爲之者，而豆之爲式，亦至不齊，故略舉焉。內兩引以豆爲表詞者，附志焉，其不及引者，皆見前卷。又凡動字後有使令之豆者，亦可附志於此。僖公二十八年云：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又云：甯僉貨醫，使薄其醜。

宣公十一年云孤不夭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
罪也公羊莊公三十二年云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
疾然田子方云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襄公十
四年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
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張釋之列傳云卑之母甚高論令今
可施行也此使令之豆繫於動字之後若爲其止詞者然至
於如過諸字之後接以所與比之豆亦可視同止詞淮陰侯
列傳云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
信言之則不過夫大夫種范蠡之與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
觀矣天道云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繫鼓以求亡子

焉。貨殖列傳云：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淮陰侯列傳云：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若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知，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諸引如若等字後，皆有豆與比。一若止詞然者，故識於此。與四卷同動字同義。

三用爲轉詞者，宣公十二年云：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又云：訓之以若敖蚡冒，筮路盤纏，以啓山林。孟子云：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僖公二十八年云：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人間世云：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

以之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坊者傳云。雖然其賢於世之
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
身者。蓋亦遠矣。諸引內。於以爲諸介字後。其所司者。皆豆也。
而皆爲動字轉詞。惟賢字後於字所介者。比豆也。又刺客列
傳云。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殺身
之誅。終滅賢弟之名。萬石君列傳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
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張陳列傳云。然而慈父孝子。莫
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故耳。養生主云。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
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示。余所引內。如妾尙在之故。過

河內時畏秦故臣之解牛之時與受牒之明日是皆以豆爲
偏次也以其爲之字所介故繫於轉詞之後

其二用如靜字者

凡豆之用如靜字者卽豆之用爲表詞也而豆之用爲表詞
者有熬以助字者綴以靜字而最爲習用者則接豆代字也
其熬以也字者隱公元年云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
公純孝而熬以也字所以表穎考叔之爲人也定公四年云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皆叔也如上隱公四
年云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嬖人之子也同上
宣公四年云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又云君天

也。天可逃乎。秦策云。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以上皆以也字煞表詞之豆。煞矣。字耳。字者。問亦有焉。見卷九各助字。下其綴以靜字者。隱公四年云。衛國褊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政卽圖之。褊小兩靜字之綴於衛國。而爲表詞也。猶耄矣之爲老夫之表詞也。此兩語卽所以請陳國圖之之故。故謂之豆。僖公二十二年云。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衆寡兩靜字同上。襄公三十年云。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桓公六年云。吾牲牲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宣公十二年云。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復不仁。不肯用命。宣公三年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

雖大輕也。昭公三年云：子之宅近市，泚溢糞塵，不可以居。哀公十六年云：吾聞勝也詐而亂，毋乃亂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吳語云：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諸引皆以靜字綴諸名字後，而成爲表詞之豆者也。

惟豆之有接豆代字也，則其用如靜字者審必矣。論語云：我非生而知之者，猶云：我不是生而知之之人也。故生而知之者一豆者，接豆代字也。今爲表詞，故用若靜字者。然孟子云：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猶云：天所廢之人，必如桀紂之人也。故兩豆皆用如靜字。楚世家云：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

歛之齊世家云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
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蘇秦列傳云龍賈之戰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
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劉歆傳云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
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
而已哉復上書云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
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
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
也答崔立之書云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云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與柳中丞書云頡頏作氣勢竊爵

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鼙衆而前者送王損序云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董公行狀云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諸此所引凡有者所兩字之豆皆用如靜字者然蓋若此之豆皆以表爲代者之何爲何若也是皆散見於前閱者

可覆按也。

其二用如狀字者。

狀字爲用有三。日記處。日記時。日記容。惟容之所包者廣。凡言及舉止比較情景緣因。與夫擬議設想之情狀者。胥該焉。一豆之記處者。論語云。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居是邦也。一豆記所在之處。又云。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僖公四年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前兩平豆。又一總皆記處之豆也。宣公十二年云。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在軍一豆同上。平準書云。上郡以

西旱亦復修竇爵令封禪書云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又云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
行又云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
矣趙廣漢傳云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
孫及新進年少者山木云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
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
矣釋言云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近不敢相聞
諸引皆有記處 豆先乎其句

二豆之記時者僖公二十六年云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
于暎終日而畢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蔦終朝而畢鞭七

人貫三人耳終日而畢終朝而畢兩記時之豆也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昭公元年云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陷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襄公三年云言終魏絳至公羊隱公三年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其國稱夫人魏公子列傳云語未及卒公子立髮色告車趣駕歸救魏吳語云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賈誼傳云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李將軍傳云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騎間絡而盛臥廣行數十里又云且廣

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大宛列傳云：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爲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列禦寇云：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與柳中丞書云：愈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張中丞叙後云：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上李尚書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曹成王碑云：及是然後跪謝告實。王君墓誌銘云：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施先生墓誌銘云：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

下恐不得交聞諸引各有記時之豆而又各不相類故臆舉焉以爲式

三有以記舉止之容者宣公十四年云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後三豆所以記楚子急遽之容也襄公十四年云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記其所被蓋者服飾之容也荀子議兵篇云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劔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其中七豆記兵容也昭公二十五年云諸臣僞

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僞劫君者記飾似之容也襄公二
十九年云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此譬其所在之
危也昭公三年云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
將焉避之列禦寇云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
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又云凡人心險於山
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諸
所引各有比較之豆以狀其所比之容也蕭望之列傳云仲
翁出入從倉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背
你緣反抱關爲句前諸豆記情景也司馬遷傳云今交手足
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司馬相如傳云：南夷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賈捐之傳云：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聞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三引內，各有排豆，皆以記事之情景也。至記事之緣因者，最所習見。桓公二年云：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者，言先書之故也。梅福傳云：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西域傳贊云：光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

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陸賈傳云：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叔孫通傳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孟荀列傳云：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祿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書萬言而卒。送董邵南序云：夫以子之不過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平淮西碑云：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南海廟碑云：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

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佈悻，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以上所引諸句之先，皆有豆以記其事之緣因也。擬議設想者，皆以言事之未定，而或假設其事，以覘其效之有無，或理之同背也。孟子云：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此設一事，君不如舜，治民不如堯之事，以觀其合理與否也。故決之以爲不敬君者，賊其民者也。而所以可爲狀豆者，蓋不如舜之事君，卽以狀敬君之何若也。凡假設擬議之豆，言理者皆可解。如若如是也，言效者，則假設之豆，乃其效之因也。莊公十四年云：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無二心納我。

乃所以許之之因也。襄公三十一年云：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樊噲傳云：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淮陰侯列傳贊云：使信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李將軍列傳云：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陳丞相世家云：大臣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者，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柳子厚墓誌銘云：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縱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凡此所引所有假設之豆，關者既已數見於前矣，必能辨之。然而言容之豆，尙不止此。此第舉其大凡以爲則。

凡豆先乎句者，常也。其後之者，可條舉焉。

本節所引諸豆，皆先乎句，無事重引以爲證。豆之後乎句者，或爲歎辭，則見象二之系二，或用爲止詞，轉詞與比較之豆者，則見諸本節。舍此而外，則散見於書而無例之可繩者，僅矣。閱公元年云，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此倒文也。是猶云與其及也。猶有令名，僖公二年云，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是猶云其愛之也。且虞能親於桓莊乎，襄公二十五年云，此

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是猶云其俘之也。此進
非王之親姻乎，乃出其民，襄公三十年云，子產請其田里，三
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是猶云及其入焉，反其田里。
趙策云，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是猶云齊楚固
助之矣，吾將使梁及燕助之，諸豆之後置者，於義無關焉，而
於文則非其常，故識之。

象七

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意已全者，曰句。首卷界說之十一曰，凡字
相配而辭意已全者，曰句。蓋初立界說，起語兩詞，猶未詮解，故
以字相配三字隱之耳。所謂辭意已全者，即或惟有起詞語詞。

而語意已達者，抑或已有兩詞，而所需以達意，如轉詞頓豆之屬，皆各備具之謂也。是則句之爲句，似可分爲兩類：一則與豆相聯者，一則舍豆獨立者。至不需豆而惟需頓與轉詞者，則所別甚細，不更爲類焉。夫與豆相聯之句，已具見於論豆節矣。今復引數則，而於句豆下註明焉，俾閱者知所區別已耳。

貨殖列傳云：周人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

僕同苦樂。至此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比更遲，趨時爲一句。趙策云：段

規諫曰：不可。句齊夫智伯之爲人也，趙與好利而復諫，趙與來請

地，句不與。耳狀必加兵於韓矣。句君其與之。句彼徂，耳狀又將請

地於他國。句他國不與。耳狀必鄉之以兵。句然則韓可以免於

患難而待事之變句。司馬相如傳云：今封疆之內句，冠帶

之倫句，咸獲嘉祉句。靡有闕遺矣句。而夷狄殊俗之國，遽

絕異蒸之域句。舟車不通，人跡罕至句。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句。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

則邪行橫作句。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

不辜，幼孤爲奴虜句。繫繫號泣句，內嚮而怨句。

古之初句，肇自顓穹，生民句。歷選列辟，以迄乎秦句。率

邇者句，鍾武，迷聽者風聲句。紛綸蔽薶句，溼滅而不

稱者句。不可勝數句。繼韶夏，崇號諡句。畧可道者句。

稱者句。不可勝數句。繼韶夏，崇號諡句。畧可道者句。

稱者句。不可勝數句。繼韶夏，崇號諡句。畧可道者句。

七十有二君句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句張敞

傳云朝臣宜有明言曰新所書則為句陛下褒寵故大將軍

以報功德耳起足矣則為句問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甚君臣

之分不明三豆請句下金寵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

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三豆

止謂至此為一句止其買白朝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

後許又謂句其費至此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

臣為知禮一句言霍氏世世無所患苦又一句言劉歆傳云

往者綴學之士謂起不思廢絕之闕耳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三句學者罷老耳且不能究其一藝句信口說

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上平句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

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

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猶欲

抱殘守缺

挾惟恐見破之私意

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

或懷妒嫉

不考情實

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

抑此

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

豈不哀

哉劉向傳云今以陛下明知

誠深思天地之心

迹察兩

觀之誅

原秦魯之卦

觀雨雪之詩

歷周唐之

所進

以爲法

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

考祥應之

福省災異之禍

以揆當世之變

放遠佞邪之

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

決斷

狐疑分別猶豫

又謂

便是非炳然可知

所集之五其於十四

世爲續生所

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

謂不

太平之基萬

世之利也

流緒

諫佛骨表云今聞

坐

陛下令羣僧迎佛

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人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

臣雖至愚

必知陛下不惑於佛

陛下

作此崇奉以祈

福祥也

一其知之

直以年豐人樂

其

狗人之心爲京都

士庶

其

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

安有聖明若此而

肯信此等事

其有之

哉

道上海

鄭公神道碑文云公與賓

客朋遊飲酒

其

必極醉

投壺博奕窮日夜

其

若樂而不

厭者

其

平居簾閣據几

其

終日不知有人

其

別自號白雲

翁何名人魁士

之類分序詳

鮮不與善句

好樂後進

及門接

引其皆有恩意句

袁氏先廟碑云公惟

曾大父大父皇

考

比三世

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

唯又將相

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

三立力之所

在慎德行業治

圖功載名以待上可

無細大

無敢不敬

畏句無早夜無敢不思

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

以

其效以上皆心中所惟考下以實德

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

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

由卑而鉅莫

不官稱句

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涓襄荆又

畧苞河山秩登祿富

以有廟祀下具如其

志

句

又垂顯刻以教無忘

文

又一句

功

名

上

可謂大孝

也

也

也

與袁相公書云閣下儻引而進之

也

也

密加識察

也

有少不

也

如意

也

愈爲欺罔大君子

也

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

也

也

也

誠不忍

也

奇寶橫棄道側

也

而閣下篋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有少闕不滿之處

也

猶足更容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輒冒言之

也

也

也

也

上鄭尙書啓云愈幸甚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三得爲屬吏

也

朝夕不離門下

也

出入五年

也

也

竊自計較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受與報

也

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故

也

事有當言

也

未嘗不敢言

也

有不便於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吐私情

也

閣下所宜憐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分註豆句區別或有未當，知所難免。而大略若是，學者誠密加察識，則豆與豆與夫勺豆之所以相輔而能足其辭氣者，知泰半矣。因更引昌黎全序以明之。

途高閑上人序云：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

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

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

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

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

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

之計四續皆分母偏次備云滿情

有動於心五此一

必於草書焉發之

可觀於物

前句經後

見

山水崖谷

見之

下止

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

歌舞戰鬪

五續

天地事物之變

五續

可喜可愕

變動猶鬼

天地事物之變之可

一寓於書

故旭之書

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

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今閑之於草書

有旭之心哉

不得其心而逐其跡

未見其能旭也

旭有道

起句

利害必明

且

無遺錙銖

情炎於中利欲鬪進

兩豆

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且

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

也

先閑

今閑師浮屠氏

想

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

其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

適，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

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至含豆獨立之句，非謂句之前後皆無豆也，惟句與句或自相
聯屬而前後之，或有豆焉，亦不若句豆錯置若犬牙者然也。原
夫句之爲句也，至爲繁賾，要無定例之可循，今欲資爲論說，試
別其式爲四：一、排句而意無軒輊者。

凡有數句，其字數畧同，兩句意又相類，或排兩句，或疊數句，
經籍中最習用也。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後四章皆有

排句爲其句字句意近似故也。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則疊排四句餘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某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隱公九年云。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僖公三十三年云。武夫力而拘諸原。夫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所引諸疊化或兩排。或三排。其字數意義大畧相同。間有先之以豆者。仍不失爲排句也。至如趙策云。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斷辭以絕人之交。又云。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瓦釜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

地韓魏皆可使致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楚策云。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秦策云。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累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東方朔傳云。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綬之則安。勳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王尊傳云。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行。砥節首

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匈奴傳云。外國天性忿戾。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南海神廟碑云。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榭。五鼓既作。牽

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食。闕廟旋體，祥颺送驅，旗纛旄麾，飛揚旄藹，鐃鼓嘲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熾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答尉遲生云：實之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醉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所引諸段排句多而式亦各異，可取則焉。

疊句有以狀字連字爲呼應者已詳於八卷承接連字節矣。重錄數則以爲式。穀梁僖公二年云。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首兩排句連以而字。蔣相如列傳云。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此兩句連以亦字。季布列傳云。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下句以亦字爲承。又云。漢索將軍急。迹且至臣家。秋水云。以此觀之。又何以知奄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昭公四年云。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之何。虞難。刺客。

列傳云，荆軻奉樊於期頭亟，而秦舞陽奉地圖押以進，與于
襲陽書云，世之齷齪者，既不能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
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送楊少尹序云，漢史既傳其事，而
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黃家賊狀云，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
能臨制，上崔虞部書云，既以自咎，又欲執事者所守異於人
人，謝孔大夫狀云，欲致辭為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
非循省之道，諸引排句，各有且或亦而又既則諸連字與狀
字相為承接，則疊句便覺靈動矣。又以上所引一切排句，其
句意並無淺深之別，是不可以不辨者，不然則為下式矣。

二疊句而意別淺深者。

疊句有似排句其格式相似其字數略等所謂意別漢漢者
先後句意或判輕重或相比較之謂也賈誼傳云臣故曰非
徒病癰也又苦踈盃又云非宜倒縣而已又頽辟且病非又
云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道隨
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三引所謂先後句意有輕重比較之別者皆具焉昭公三
年云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
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豈惟以下三句之意皆遞
進也即隱公元年云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猶况兩
字相比况字後所有語詞隱寓者十而有九然辭意盡達矣

不謂之句可乎。是則昭公元年云。不甯唯是。又使圍蒙其先
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又云。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燕策云。隗且見事。况賢於
隗者乎。平準書云。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趙充國傳云。誠
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
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
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賈捐之傳云。人情莫親
父子。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
憂也。劉向傳云。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
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所引諸句之式。或不相類。

而各有連字呼應故皆有淺深之別昭公元年云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襄公三十一年云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襄公六年云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天運云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潮州刺史謝上表云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趙策云故勸王無

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諸此六引雖各有豆交錯其間而句意則層層遞進可取法焉。凡此句法皆詳諸八卷連字矣。

三兩商之句

公羊隱公三年云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爲君矣。此兩商之句也。一見於八卷之終又見於卷九傳疑助字大致皆先之以豆以爲兩設者也。公羊桓公十三年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又與

公二十九年云。闕廡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昭公三年云。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畏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哀公十二年云。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昭公三十年云。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淮陰侯列傳云。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揚惴傳云。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竊錯傳云。陛下不救。則邊

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文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韓策云。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魏策云。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趙策云。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論變鹽法事宜狀云。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復讐狀云。伏以子復父讐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

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多殺，無以禁止其端矣。論鹽法事宜狀云：百姓甯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錢十文也。又云：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充使，無益也。諸引兩商之句，大致相類。檄皆先之以豆，所以爲設問也。其於設問之豆有煞，以傳疑助字者，則見諸九卷要之此種句法，辦事理最爲便利。

四 反正之句

反正之句者，卽前後句意義相背，中假連字以振轉也。振轉而不用連字者，亦有焉。然不概見也。此種句法，詳於八卷轉

振連字矣。游俠列傳贊云：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霍光傳贊云：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兩引上下句義相反者，參然字以轉焉。賈誼傳云：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趙充國傳云：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兩引以而字爲轉者，考工記云：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公羊僖公三十三年云：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穀而擊之，此兩引轉以然而者，至

如大宛傳云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蕭相國世家云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反居臣等上王尊傳云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如魯乃勇耳與崔羣書云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魏志吳質傳云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王剪列傳云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司馬遷傳云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諸引上下句則以乃顧抑但獨特爲掉轉者賈誼傳云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吳語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讀荀子云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趙

策云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僖公二十八年云。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論語云。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又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成公十六年云。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德充符云。彼且斲以詘。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入之以是爲已。桎梏邪。穀梁隱公元年云。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以上諸引。上下句義相背。而無連字爲轉也。今字用於節首。往往以代轉振連字。而參於句中者。間有然矣。孟子云。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

不受今爲所誠弱乏者得我而爲之又云是故禹以四海爲
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論語云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晝
三引今字用以指時而亦藉以爲轉也其在句首者國策最
習見也又論語云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孟子云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則以曾直兩狀
字爲轉矣故反正之句所用以爲掉轉之字者難以枚舉然
終以然抑而及然而諸連字爲常故不憚再引數則以究其
用宣公十一年云羣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
矣襄公二十七年云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襄
公十四年云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秦策云無刺一虎之勞

而有刺兩虎之名。齊策云：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燕策云：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魏策云：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司馬相如傳云：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又云：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趙充國傳云：蠻夷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揚雄傳云：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帝詒議云：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上張僕射第二書云：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相比也，特以擊球

之間之事明之耳齊世家云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答陳商書云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毋與操瑟立齊門者比與樊紹述墓誌銘云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高若生蓋萬物畢具海函地負放恣縱橫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繁引諸句皆反正相生文筆流動而不板滯學者所最當取則者也

四式既定凡類是者舉可隸焉惟此四式要皆施於段落之中

至如段落所有之結句起句迄無定則然要不越連字助字兩卷所引句式之外學者貴觀其會通焉

泰西方言之論句法也四式之外加一相因之句即謂上下之句有相因之理或言固然或言所以然也而此式於第二式意有淺深之句與第四式反正之句皆可歸焉故趙充國傳云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揚雄傳云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齊策云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秦策云子待傷完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四引上下句中有間

故是以與則是者有不間者而兩句之意要皆有淺深異同之各別故可隸於前式而句法之類是者亦皆然也

段落之長者概有起句論語云且爾言過矣一提下文申說孟子云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一句決事下文翻說又云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下文翻說又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立義下文接說又云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又云民非水火不生活文公七年云同官爲寮其十三年云晉人虎狼也成公二年云其晉實有闕其九年云楚囚君子也襄公三十一年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定公四年云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人間世云女不

知夫養虎者乎。又云。凡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者也。秋水云。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魏策云。夫物多相類而似也。秦策云。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齊策云。今齊將近矣。秦策云。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司馬相如傳云。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又云。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張敞傳云。臣敞非敢毀丞相也。楊惲傳云。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又云。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疏廣傳云。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匈奴傳云。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

送許郢州序云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論小功不稅書云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禘祫議云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主卽毀廟主也諸此所引皆於段落之始先樹一義以爲下文展拓地步其句式則已散見於八九兩卷矣至段落之結句所以結束一段之意概皆助以助字其句式則加詳於助字篇大學云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又云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兩引皆所以結上文者也論語云可謂好學也已又云回也不愚又云足則吾能徵之矣又云焉用稼又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孟子云王亦曰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故久而後失之也，惟此時爲然，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而暇耕乎？此之謂大丈夫，子以爲泰乎？國之所存者幸也，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文公七年云，爲同寮故也。襄公三十一年云，是以鮮有敗事。定公四年云，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惟不尙年也。秦策云，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齊策云，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秦策云，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又云，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此禁王之爲帝有餘。空樂云，今又變而至死，是相與爲春夏秋。

各四時行也。人間世云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貨殖傳云：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高帝紀云：此三人皆人傑。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爲爲我禽也。張陳列傳云：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食貨志云：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貨也。又秦策云：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又云：是使三晉之大夫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賈誼傳云：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諸此引，皆以結束段落而句法之變止於是矣。

又叙記之文，所以記事，事萬變而不齊，文必屈曲而適如其事。

故其句豆長短不一，有一字者，有長至數十字者，又往往句勝於豆，迥不若論議者之句豆錯落相間者也。史記項羽本紀，刺客列傳，漢書霍光傳，皆傳文之尤佳者，蓋皆膾炙人口，故不錄。錄其可爲法者數則，而爲句爲豆分註於下，則閱者庶不嘆其闕如，而種種句式，既皆論及，可謂無遺憾矣。

封禪書云：少君者，其故深澤侯舍人，次主方，其匿其年及其

生長，其常自謂七十，其能使物却老，其其游，其以方徧諸侯，

其無妻子，其人聞其，其能使物及不死，其更饋遺之，其常

除金錢衣食，其人皆以爲其，不治生業而饒給，其又不知

其何人，其愈信，其爭事之，其少君資好方，其善爲巧發

奇中句，嘗從武安侯飲，句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句少君乃言
與其大父游射處，句老人爲兒時，句從其大父識其處，句一
坐盡驚，句少君見上，句上有古銅器，句問少君，句少君曰，句
此器，句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寝，句已，句而案其刻，句果齊桓
公器，句一宮盡駭，句以爲，句少君神，句數百歲人也，句少君
言上曰，句祠竈，句則致物，句致物，句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句
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句則益壽，句益壽，句而海中蓬萊僊者
乃可見，句見之以封禪，句則不死，句黃帝是也，句臣嘗遊海
上，句見安期生，句安期生食臣棗，句大如瓜，句安期生僊者
句通蓬萊中，句合，句則見人，句不合，句則隱，句於是天子始

親祠竈可，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可，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上。

河渠書云夏書曰可，禹抑鴻水可，十三年過家不入門豆。

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蹏，山行卽橋，以別九州共三下。

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可，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東小，然河

藹衍溢世，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

自積石類，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豆，及孟津，雒汭

至于大邳豆，於是禹以爲豆，河所從來者豆，高豆，

水湍悍豆，雖以行平地豆，數爲敗豆，乃厠二渠豆，以引

其河北載之高地豆，過洛水至于大陸豆，潘爲九河，同

爲逆河河入于勃海此河引字之句止九川既疏九澤既

灑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句自是之後句蔡陽

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魏

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

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

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

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

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

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大宛列傳云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

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求使

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

民母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

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

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

言大者予簡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

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

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

原積怨至相攻擊句

順宗實錄云陽城句字元宗句北平人句代爲宦族句好學

句貧不能得書句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句竊官書讀之

句晝夜不出句經六年句遂無句所不通句乃去滄州中

條山下句遠近慕其德行句來學者句相繼於道句閭里有

爭者句不詣官府句詣城以決之句李泌爲相句舉爲諫議

大夫句拜官不辭句未至京師句人皆想望丰采句云句城

山人句能自苛刻不樂名利句必諫諍死職下句咸畏憚之

句既至句請諫官紛紛言事句細碎無不聞達句天子益厭

苦之句而城方與其二弟矣句連夜痛飲句人莫能窺其意

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之，城揣知其意，輒強

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仆客懷中，

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

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

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

禾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

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棗者，候其

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